

手机,是一种使人倾心的通讯工具;而手雷,是一种令人恐怖的杀人武器。手机和手雷虽然都姓“手”,但两者完全风马牛不相及。然而,在影片《手机》中,却有一句颇有意味的台词:如果用错场合,手机就可能变成“手雷”。

那么,怎样才能算手机用错场合?比如,在驾车途中。

据说,现在有一种时髦的流行病——手机依赖症。大凡患上此症者,手机就成了大观园里怡红公子脖子上的“通灵宝玉”,是须臾不可离身的。于是,左手方向盘、右手打手机成了马路上的常见风景。

有道是“一心不可二用”。有人在大街上对 196 名打手机的行人进行了细致观察,发现他们的方向感变差,甚至不能走出一条直线。行路打手机尚且如此,更遑论驾车打手机?

对司机而言,方向盘和手机,是鱼和熊掌,不可兼得。因为边开车边打手机,会使司机视野狭窄,降低视觉的感知能力。据美国一项研究表明,驾车途中使用手机,可导致司机注意力下降 20%,刹车的反应

手机可能变“手雷”

潘志豪

速度滞后 19%。据美国相关部门提供 2001 至 2007 年的交通事故数据,有 1.6 万人死于边开车边发短信。司机边开车边发短信时,发生车祸的几率是不发短信时的 23 倍。我国有关专家也认为,开车时使用手机对安全的危害与酒后驾车相当,甚至更大。为此,今年年初,法国加大对行车期间接听手机的处罚力度,罚款额从 35 欧元提高至 135 欧元,扣分也从 2 分提高至 3 分。在英国,类似违规者最高可判入狱 2 年。

有人以为,驾车打手机小事一桩,何苦如此絮叨?其实,有时细节却决定成败。而对开车者来说,这个细节事关生命——不仅涉及自己的生命,也涉及他人的生命。

就在 10 月 28 日下午,南京市机场高速与玉兰路交会口,一辆灰色福特福克斯轿车突然失控,冲破匝道护栏,跌入落差近 5 米的下方

路面。车头已经完全变形,幸而气囊全部弹开,司机李先生才保住了一条命。他非常后悔地表示,当时他正在打手机,精力不是百分之百集中,所以才出了事。

目前,我国的家庭汽车拥有量正快速增长,而“汽车文化”却非常落后,其中最为匮乏的是对生命的敬畏。据媒体报道,日前,吉林市交警发现一辆轿车的驾驶员竟是一个乳臭未干的 7 岁小女孩,而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是她的父亲。这位胆大

妄为的父亲居然得意洋洋:“这是我的姑娘,厉害吧!”还有一个女士,因开车时打手机差点撞上一位在横道上正常行走的老人,她不仅不表示歉意,反而口吐狂言:“撞死一个赔 20 万,有什么了不起!”对这样漠视他人生命的人,我们的态度是:呸!当然,光“呸”是不够的,必须要以公民社会的名义,给他们以法律的严肃教育或制裁!

听说,眼下驾校报名爆满。那么,劳驾驾校老师在传授驾车技术的同时,务必强化一门必修课——敬畏生命!



边看边聊

天气预报里寒流来袭的日子,一样有那么多人去上博看展览。

早就查好了会展的目录,当然少不得要看赵佶的画,于是翻出一大堆的资料做功课。儿子在边上背英文,一边伸头缩脖地看那些五花八门的画谱。他问我展览里有没有苏子瞻,我愣了半天没缓过神。他告诉我,所有的古代诗人他最喜欢苏轼,因为听说古人除了名字还有字,一般都称呼字以显尊重,所以特地查了苏轼的字。我欢呼一声搂着他一边猛亲一边问他为什么,他瞪着亮晶晶的眼看我:“你应该知道我最喜欢吃东坡肉了啊!”

不知道东坡先生听到这样的答案会是什么表情,想来以他的性情该是会大笑三声吧,毕竟他是一个为了省事连科举考试的典故都可以杜撰的家伙呢,这世上能有几个人敢这样胡来?而欧阳修、梅尧臣对他还不敢说错呢!

毕竟展览里没有苏轼,他的《黄州寒食帖》在台湾故宫里。从儋州回到大陆时低头喃喃自语的两句话,竟成了“未尽”之词: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”——他一定没有想到,近千年之后,他的字会去到宝岛台湾。

展览里有的是赵佶。这个副业皇帝的主业——书画,一直是好的,只是我一搞不清他是不是为了在画上题字漂亮才创造的瘦金体。这样修长匀称、华丽清秀又风情万种的字,这样瘦挺爽朗、侧锋如兰竹的字,这样好看难学的字!字难学画又何尝容易,工笔画里的分染就是一支笔蘸色一支笔蘸水,不断地上色,洗掉再上色直到十多次后水痕与色彩交织成淡淡的有韵的光泽。而一遍遍洗掉后积叠而成的色彩,赵佶应该在一次次的押解中,一轮一轮的冷月里慢慢体会着“家山何处,忍听羌笛,吹彻梅花”……

展览上一定要看的字,应该是黄山谷,他是苏轼的学生,赵佶又是他的学生。那个好脾气的憨憨的老实人,一生相信“胸次不高,则人品不高;人品不高,则书品不高;书品不高,则俗矣”。要看看自他开始的以楷书作草,要看看老实人的不安分。

回首望,竟是师徒三代呢,徒孙亲书了《元祐奸党碑》,下了禁苏令,恨得少有的失风度。师祖始终就是那副“九死南荒吾不悔,兹游奇绝冠平生”爱谁谁的样子,偶尔也写一句“小舟从此逝,江海寄余生”,吓唬吓唬像徒弟一样的老实人!

现如今,苏轼的《黄山寒食帖》和赵佶的《欲借风霜二诗帖》挨着坐儿待在台北故宫博物院,黄庭坚在海外的字倒是会回来看看。据说有人吵吵着要重金留下它,不知确不确,要是真事儿,我不看展览先去捐款。中国人一直都相信书法所承载的是人的德行、气质、胸襟……最终的写字只是工序,这样的黄庭坚终归是我们自己才能懂得。虽说是“青山一道同云雨,明月何曾两乡”,但那是成了仙的,我是俗人,从来老师都教我在天涯的总是断肠人……



云海梯田

沈海濱



日前随旅行团去俄罗斯旅游,在莫斯科坐了地铁——目前世界上最深的地铁。

莫斯科地铁处在地下九十多米,建于二次世界大战以前,为了防止德军轰炸,连接克里姆林宫的地下工程挖得很深。当时它是战备设施,不对外开放的。现在,它的自动扶梯还是以前的设备,我们乘上自动扶梯,很快就下到九十多米的地下。

如今莫斯科共有 11 条地铁线路,还有直达郊外的新式单轨地铁,十分快捷可靠,你很少在站台上等待会超过 3 分钟。但高峰时间,地铁车厢里十分拥挤,因为每天乘坐地铁的人高达 900 万,超过了伦敦和纽约城市地铁系统的总和。

令人遗憾的是,莫斯科地铁的噪声比较大,对于 1940 年以前的设备而言,能做成这样还是不容易的。

莫斯科地铁因为许多艺术性的装饰和独特设计而著名。整个地铁如同地下宫殿一般,它们有许多特色的大理石花纹和贴边、浅浮雕刻、壁画、镀金的艺术作品、镶嵌图案以及枝状吊灯,每个地铁站的主题都不一样。这些主题通常都跟历史、战争、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有关。

声誉。导游说:“今天我就不点名了。这事我也有责任,事先没有说清楚。”有人说就:“还要说清楚什么?擦脸的毛巾是不能擦皮鞋的,这样浅显的道理连孩子都知道,他难道不知道?!”这个老同志素质不高!”

我们这个团队是两地的拼团。游客一半来自杭州,一半来自上海,老人居多。酒店方得到这个信息,提前作了准备,我们人还未进门,远远地看到服务台前打出一条欢迎标语,红底黑字:欢迎来自长三角的爷爷奶奶。条幅不大,但足以温馨人心。想不到欢迎标语墨迹未干,有人在白毛巾上涂“黑”,把洁净的毛巾弄脏了。人家把我们当长辈来伺候,我们中却

认识小师傅的时候,他只有 17 岁,一个黑黑瘦瘦的男孩,说话时忽闪着一双大眼睛,看着挺有灵气。

那时候的小师傅还不是小师傅,只是一个皮鞋设计班的小学员,课间休息的时候,他独自一人在工作台上叮叮咚咚挥舞着小榔头。那天我恰巧来采访这个班,秋阳透过窗户照进这间学员实习的小作坊,阳光下敲榔头的男孩吸引了我的目光。我思忖,这个年龄的孩子应该还在学文化,而他居然已跑来学手艺了,怀着好奇,便进去与他攀谈。男孩有些腼腆,但言语坦诚,他说自己不是读书的料,但动手能力强,父母也没有硬逼着他读书,只是要求他学会一门谋生的手艺。他们家乡有一句俗语,读不好书就做鞋去,他觉得做鞋也蛮好,但更想做有技术的

活,网上查了查,上海有这样的培训班,便从镇江跑来了。

“你现在学得怎样啦?”我问他。男孩有些不好意思地道:“还不太懂,因为没有基础,很多人都能在鞋植上画线条,可我还感觉,老师建议我先学做帮面。”我看他正敲打鞋口门上的折边,倒是服服帖帖,可见这孩子干活还挺拿手。

正聊着,设计班的徐老师进来了,他向我介绍道,以前皮鞋设计都是师傅带徒弟的,现在有些高校也开了这门学科,但主要是造型与外观上的设计。我们的课程偏重于鞋的工艺结构,是和工厂的生产部门打交道,将设计者的想象付诸现实。他说:“现在是每年

毕业的设计人员一拨又一拨,但搞技术的师傅却青黄不接,我们这个班就是培养师傅的……”徐老师还在滔滔不绝,在一旁闷声不响的男孩突然很兴奋地插话道:“是呀,我就是想做师傅那样的技术人员。”望着小家伙一副天真的模样,我们都笑了,说,对对,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师傅的。

没料到,当初我们只是顺着他的话头随意鼓励了一番,却让小师傅坚定了做师傅的方向。培训结束,怀揣着一张结业证书,小师傅先去了

一家鞋厂做邻居王家阿婆泪眼婆娑地对我说:她后悔啊,后悔老伴在世时,老两口总是磕磕绊绊,口角不断。其实呢,大都为些鸡毛蒜皮的琐事,并无原则性大碍,但愣是斤斤计较、互不相让,非得辩个是非曲直不可。为此,老两口难免伤了和气,从热吵到冷战,闹得不可开交。现今老伴驾鹤西去,留下孤单的她独守空房,连个拌嘴的人都没了,不仅屋里骤然清静了许多,连心里也变得“拔凉拔凉”的……

王家阿婆的话让我警醒,不由得就“对号入座”了:以往,在家里,我对内人一向是言听计从,对她的吩咐从不打诳语的。我觉得,男人的本事,应体现在外面;在家冲老婆耍横是低能的表现。所以我的“脾气好”,在亲朋好友中一直有口皆碑。

孰料,随着年纪老了,受“男性也有更年期”的影响,本人脾性悄然变坏了,非但不再百依百顺,还经常“翻毛腔”。不是嫌老伴太唠叨,就是怪她不宽容。

我也有想法:人活到这份上,不像过玉米地。

离开承德前的那天晚上,导游宣布:明天去北京,为避免堵车,明晨 4 时 30 分起床,5 点出发,大家不能迟到。要不“大鸟巢”看不成,只能堵在路边看杨树上的小鸟巢。

第二天凌晨,天黑乎乎的,车子就出发了,没人迟到。车上用的早餐是酒店提供的面包和矿泉水。一会儿有人提着车上的环保袋来收取纸屑和空瓶,人们向他点头赞许。借着车厢里微弱的灯光,我发现这位“义工”穿了一双锃亮的黑皮鞋,穿黑皮鞋的就他一个。

在避暑山庄门口拍集体照时,他就站在我的身旁;在返沪的列车上,他和我

是上下铺。

从开料、制帮到配底,在一年时间里,他几乎将整个做鞋的流程都“滚”了一遍。之后,他又回设计班进修,此次回炉,仿佛全身经脉打通,原先一知半解、囫圇吞枣的疑惑,都梳理得清清爽爽。

老师也将他作为优秀学员在相关行业做了推荐,小师傅被一家小企业录用了,从事鞋样设计,为此他又专门补习了电脑三维设计的课程。现今就业,别人都是攥着一大把证书去应聘,而小师傅是缺啥补啥倒也实在。两年的设计经历让小师傅的职业规划又推进了一大步。小师傅踌躇满志地又去一家大型鞋企应聘,他早已摸清底细,大企业招聘技术人才更看重的是经历与经验。果然,小师傅以他年龄优势和从业经历,顺利进入这家企业的技术科,在一群老师傅当中,他还真成了一个小师傅。

我想干什么?我能干什么?天生我才怎么用?四年的努力,小师傅找准了自己的定位,相当于在社会大学读了个本科。那天我去这家鞋企走访,特地去看看小师傅,他长高了,长结实了,眉宇间透出几分成熟与自信,但说话还是那样的孩子气。他告诉我,现在他每天都要跑工厂,跟单、管质量,领导挺器重他,他有发展的空间。接着,他俏皮地张开大拇指和食指做了一个手势,悄悄地说:“我现在每个月的薪水可以拿到这个数,八千呐!”小师傅春风得意。

去单位有领导管,回到家里听父母的,凡事都不能越雷池一步。现在退休了,没领导了,父母也走了,乐得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地活一把了!为啥还要受那些“条条框框”的约束呢?

但老伴不以为然,她说人要“活到老,谦虚到老”。她埋怨我不虚心、太急躁……就这样,老两口口角频频。尽管事后我也懊恼,告诫自己要冷静,别发毛,但“改过自新”的步子不大。

有人说:“伴侣不是生活中,你爱吃黄瓜他也爱吃黄瓜的那个人,而是你吃蛋清他吃蛋黄的那个人;在福祉的婚姻中,伴侣已不是一个具体的人,而是两口子在几十年的岁月中沉淀下来的一份默契、一份温情、一份平淡、一份理解、一份宽容;既然彼此相爱就要让对方开心,这就是伴侣……”

真是金玉良言!少年夫妻老来伴。我和妻子已经相濡以沫走过了几十年人生旅途,如今老来相伴,正应该将“几十年的岁月中沉淀下来的一份默契、一份温情、一份平淡、一份理解、一份宽容”继续发扬啊!我决心改正不正确的“自由想法”,继承以往优良传统,待哪天老伴认可历史上的“好男人”已重新归来,就是我告诸亲朋好友,在家史留名的那一刻!

桑蓓文
这幅画中有玄机
(英超球员)
昨日谜面:莫言
(四字世界名著)

谜底:天方夜谭(注:“天方夜”扣“莫”,即“暮”的本字;“谭”同“谈”扣“言”)



七夕会
行旅印痕

七夕会
行旅印痕

七夕会
行旅印痕

七夕会
行旅印痕

七夕会
行旅印痕

七夕会
行旅印痕